

多彩将军 ——大将陈赓



陈 赓 湖南湘乡人。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入黄埔军校。解放战
争时期任第 4 兵团司令员。
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队伍中，有一位大将最具传奇色彩。他多才多艺，用兵如神 英武豪爽 幽默风趣……有人说 像他这样的军人百年一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队伍中，有一位大将最具传奇神采。他 13 岁就离家从军 第一批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学习成绩优异 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他曾经救了蒋介石一命，当上蒋介石的内卫，面对蒋介石给予的高官厚禄，他仍然离开了蒋介石。他多才多艺，他用兵如神 他英武豪爽 他幽默风趣……就连他的爱情故事也是委婉动人。一些前辈们感叹地说：像他这样的军人百年一遇。

他，就是大将陈赓。

陈赓的一生具有惊人的传奇色彩。

1925 年 10 月 广东革命军为打倒军阀陈炯明 开始了第二次东征。蒋介石时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 1 军军长。他特调陈赓任连长的学生连担任护卫。

当时叛军主力林虎部集中在华阳。由旧粤军改编的东征军第 3 师素质较差 指挥无方 竟被敌军重重包围。蒋介石得报后 立即驰赴华阳方面督战。

此时，华阳山下到处是飘摇的敌军旗帜。蒋介石见状不由得七窍生烟 大骂粤军：“娘希匹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该派用场的时候统统不见了！”

这边还在骂着 那边第 3 师像潮水一般溃退下来。有些溃兵竟从蒋介石面前飞快地掠过。蒋介石再也无法忍受，他大声喊叫

道：“陈赓！”

陈赓挺直胸膛站立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的目光显得凶狠，说道：“陈赓，你是黄埔的好学生，现在革命危在旦夕，校长命令你赶快下山，到前面向谭曙卿师长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退却，临阵脱逃一律枪毙！”

陈赓拔出驳壳枪，冒着炮火，飞奔到前沿阵地，找到第 3 师师长谭曙卿，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谭曙卿面对自己部队的溃退，也觉得非常丢脸。他用衣袖揩干脸上的汗污，抽出军刀狠狠挥舞几下，说道：“我再冲一次！”

然而，他身周围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他咋呼了几声，也没人上前。

陈赓只能跑回，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恨得直咬牙。片刻，他对陈赓道：“我命令你代理 3 师师长，指挥 3 师反冲锋，快去！”

陈赓应声挥舞着驳壳枪，跑下山梁。

他拦住一伙溃退下来的粤军，喊道：“站住！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我是陈赓！我是师长！……”

可是没有人响应。一个粤军军官用肩膀顶了他一下，嘲笑道：“赶快逃吧，还当什么师长！”

陈赓仍往前冲，几个死命逃跑的士兵撞倒了他，有的人就在他的身体上面跳过去，有的干脆踩他一脚。

陈赓孤立无助，再度跑回山头，向蒋介石报告军情。

蒋介石暴跳如雷：“娘希匹！谭曙卿是毁我国民革命，我要枪毙他！”

陈赓此时头脑清醒，他知道危局一时难以扭转，就对蒋介石说：“校长，指挥部该撤退了！”

“撤退？现在怎么能撤退？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坚守阵地！”

陈赓说：“校长 我们已经落进环形包围圈 不转移个地方 无法反击！”

蒋介石环顾四野，只见周围不断有人倒下，敌军的喊叫声愈来愈近。他这时才感到危险逼至身边，有点紧张了。

陈赓不由分说，上前架住蒋介石，就朝山下跑。

跑至山下 蒋介石忽然不走了 坐到了地上 喊叫起来：“我不走了！我堂堂总指挥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脸回去见江东父老！”

蒋介石愈说愈激动，不由得声泪俱下：“我在黄埔一再教导你们 战死则罢 不战死则杀身成仁 今天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 不辱黄埔之威名！”说着 蒋介石拔出短剑 举到胸前……

陈赓一把夺过短剑 劝道：“你是总指挥 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局发生影响，这又不是黄埔的军队，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晚啦！”

蒋介石仰面望着陈赓 悲哀地说：“我实在走不动了！”

“我背你走！”

说完 陈赓在蒋介石面前蹲下 等候蒋介石趴上来。

蒋介石犹豫了一下，还是趴到了陈赓的背上……

陈赓背着蒋介石爬过泥泞的路坡，在草丛里奔跑。涉过一条小河后，枪声渐渐稀落，陈赓这才放下了蒋介石。

脱险后，蒋介石极力想和何应钦的第 1 师取得联络 可是又没有电台，只好派人去送信。他把总指挥部的几个军官召集在一间屋子里 说：“我要跟何师长联系 谁愿意去送信？”

几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眼瞪小眼 谁都不吭气。

“我去！”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蒋介石一看 这次又是陈赓挺

身而出。

望着陈赓身上好几处被撕破的军服，以及陈赓疲倦的脸。蒋介石有点感动，他把手按在陈赓的肩上，道：“你太辛苦了，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将来一定重用你！”

陈赓化装成农民的模样，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前往海丰的后埔去找当时任第 1 军第 1 师党代表的周恩来和师长何应钦。从出发地到后埔，路程有 160 多里，而且过河就是敌人盘踞的地区，中间还隔着一座莲花山脉。山里有不少土匪，陈赓自己又是头一次去，道路生疏，所以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这对胆大机智的陈赓来说，带有几分刺激，更促使他一定要完成任务。

陈赓出发时，有一个军官跟着同行。但走到半路上遇到土匪的时候，那个人就悄悄地溜掉了，只剩下陈赓一人。

土匪的枪口对准陈赓，陈赓为了赶路，便把身上带的 100 元毫洋，全部拿出来作“买路钱”。土匪上下打量着陈赓，见他举止豪爽，体格健壮，猜他八成是个军人，于是就直截了当地问：“你说老实话吧，你干的那个行当是陈炯明的军队，还是广州来的革命军？”

陈赓微微一笑，说：“当然是革命军，你们打算怎么样呢？”

这伙土匪并不是真正的打家劫舍的土匪，而都是一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因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而被“逼上梁山”的。他们颇讲义气，一听陈赓是革命军，不仅不予加害，而且当即把钱退还一半，放他过去，并告诉陈赓说，再往前走还会遇上土匪，深山里头还有老虎，需要小心提防，他们的头头还画了一个符号交给陈赓，告诉他再遇到他们的弟兄时，把这个符号拿出来给他们看，就不会再有人来找麻烦了。这种符号非常简单，只是在一张纸上划了一个圆圈，点上几点，陈赓谢过他们之后，继续往前走。

深夜，陈赓只身穿行在深山丛林中，因被告知可能会碰到老

虎，他怕出岔子，任务完不成。手里提着一条棍子，随时准备一场格斗。陈赓这时年方 22 岁，英武高大，手持木棒，夜行深山，颇有些景阳岗打虎英雄武松的气概。

由于任务急，时间紧，陈赓沿着崎岖的山道，紧赶慢赶，脚上磨出了血泡，脚板肿胀，有的地方露出了红肉，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但他强忍着疼痛，马不停蹄，在次日下午赶到了后埔。周恩来等人看过陈赓捎来的信，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去把蒋介石接了回来。

东征回来后，蒋介石感激陈赓的救命之恩，便将陈赓调至侍从室，当内卫参谋。这是一个令许多黄埔校员羡慕的职位，陈赓可以随便进出蒋介石的居处，所有上送蒋介石的文件材料都需经他之手。

一些想走后门的国民党军官常悄悄地找到陈赓：“老兄，看在同学的面上，这份材料请校长早些批示。”

“老弟，帮帮忙，这信请校长过目。”

.....

每遇这种走后门的人，陈赓都故意打趣：“有什么好处？”

“你说吧，‘鸿宾楼’包一桌怎么样？”

“给你叫‘条子’四个五个任你挑！”

“条子”就是妓女。国民党军官经常把这些人弄到军营里，致使淋病流行。

陈赓则有意捉弄他们。不是把能招致蒋介石怒骂的文件放在卷首，就是给共产党员学生的成绩表加上几分。

一天晚上，陈赓照例光顾一下蒋介石的办公室，看看是否留下明早要办的事。

蒋介石宽大的办公桌上，摊开了一份名册，上面批了一个“阅”字。这是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名册。陈赓趁无人时

翻看了一下，发现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画了个红圈。在他陈赓名字旁边，有着蒋介石潦草的批注：

“此人是共产党员 不可让他带兵。”

陈赓倒吸一口凉气，背上却冒出汗来。此时，他觉得世界上一片寂静。院墙外小贩叫卖夜粥的竹梆声、楼下警卫的咳嗽声，全都消失了。陈赓如同心上被扎了一刀，强烈的刺痛。

他望着蒋介石的皮圈椅。他似乎清楚地看到了黑色斗篷里、深红色的长条地毯上、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总爱攥着拳头的人。他真奇怪：蒋介石他那稀疏的头发竟能把他满脑子的计划遮盖得严严实实。蒋介石“革命”的口号喊得比谁都有号召力，没有人怀疑他那坚定的革命语气，可为什么不让共产党人带兵呢？

陈赓低头沉思片刻，返身跑上二楼，敲开周恩来的门。

“周主任 不妙啊！”

“怎么？”周恩来放下报纸 让陈赓在身边坐下。

“蒋校长心术不正 口是心非 他把共产党员都画了圈了！”陈赓抄起桌上一个茶杯，大口喝尽杯中的水，把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

周恩来听完讲述后，眉头紧皱起来。

陈赓道：“干脆 咱们跟他摊牌 把共产党员拉出来！”

“不行。”周恩来摇了摇头。

片刻，他对陈赓说道：“现在情况很复杂。最近广东区军委也发现蒋介石的许多秘密活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既然有两个党的存在和活动，就有可能发生冲突和分裂。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冲突。我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还不能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我看，明天你给他写个条子，辞职不干 看他如何处置？”

第二天，陈赓托辞母亲病重，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接过条子，扫了一眼，便扔在办公桌上。房间里寂静无声，参差的树影在房间里晃来晃去，快要凋零的桂花透过窗棂，散发出阵阵清香。

突然 蒋介石大声说道：“陈赓 你是个聪明人 你不会无缘无故辞职吧？”

“我母亲病重 我得回去照看。”

蒋介石坐在椅子上，伸了伸腰，仔细地盯着陈赓。陈赓只觉得头皮发痒。蒋介石的双眼明亮而诡诈，是那么的冷酷无情。要目不转睛地与蒋介石对视是困难的。陈赓移开了视线。

蒋介石眯缝起眼睛，露出古怪的微笑，突然又用尖利的声音说：“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

“我的老天！他可真是三只眼。”陈赓心中暗叫道。他掩饰住心中的吃惊，镇静地回答说：“我这个人脾气坏 不适合当侍卫 既然带不了兵打不了仗 我还不如辞职回家。”

蒋介石耸了耸眉毛，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眼皮，发乌的嘴唇抿成一道缝。过了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动了动嘴唇，拖长了声调对陈赓说：“我跟你谈话 是关心你 是为你好。你要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 CP？”

“我是个跨党分子。”

“我不是问形式上。”蒋介石十分镇静地说道：“你和周恩来、恽代英他们是否有组织上的联系？”

陈赓认真地回答：“我正式加入 CP 组织已经三年了。”

蒋介石站了起来，挺直腰板，在房间里走了几个来回，这才停住步子 指着陈赓说：“你必须脱离 CP，马上 立刻！我要拯救你，

你要跟我走！”

陈赓坚定地说：“不行 绝对不行！”

蒋介石几乎喊叫起来：“陈赓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何去何从 将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陈赓说：“总指挥 你不是说 三民主义同志和共产主义同志不联合起来就不能完成国家革命吗？”

“你不要钻牛角尖。我现在明白告诉你，一切 CP 分子一律要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你马上给我脱离 CP！”

陈赓不为所动 说：“我做不到！”

蒋介石的脸又发青了 他指着陈赓狂叫道：“你走 你只能去当连长 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

陈赓离去了。他的这段故事不胫而走，在黄埔军校和国共两党内广为流传，陈赓的名字开始引起世人的注意。

几年后 陈赓和蒋介石再一次面对面地交锋。这时 国共两党已经决裂，陈和蒋完全是两个敌对阵营中的人了。

1932年9月，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攻。此时，陈赓已是红 12 师师长。在战斗中 陈赓的右腿负了重伤。可他没下火线 仍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在粉碎了敌人围歼红 4 方面军的计划后 红 4 方面军开始转移。这时 陈赓的伤势很重 在部队转移中无法住院治疗 组织上决定让他暂时离开部队 前往上海医治。

10月下旬，陈赓打扮成商人模样，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部队。因为红军刚刚过去 敌人防范甚严 加上陈赓不是当地口音 答话也有差错 还没走出多远 就被民团的几个团丁盘查住。幸好 陈

赓身上带了一些钱 交给他们一些 就把陈赓放了。

陈赓随即雇了一辆小推车继续往南走，不料晚上在一家饭铺里刚住下，又碰见民团的人来查店。民团的人上下打量着陈赓问他从哪里来，陈赓回答说从樊城来的。团丁又问他住在樊城哪条街。陈赓没有去过樊城 只知道那里濒临汉水 顺口回答道：“河街上。”虽然樊城恰好有一条河街 而且河街也恰好是桐油商贩聚集的地方 可是民团的人听他口音不对 仍有怀疑 准备第二天把他带到南阳城去。

当天晚上，四个团丁也都在这家饭铺里住下。他们围成一圈，要陈赓睡在中间。陈赓见势不好 就从身上拿出 20 块银圆交给饭铺老板说：“我有 8 块钱在柜上存起来。”一则暗请老板帮忙 同时也向团丁表示自己不会逃走。他又暗示自己是做鸦片生意的，弄得那几个团丁将信将疑。受了贿赂的老板连忙提醒说：“这里抽的、喝的都有。”他买了鸦片烟和酒 把四个团丁灌得醉醺醺地倒下。当天深夜 饭铺老板又给陈赓指了条道 陈赓又一次逃离了险境。

随后的几天 陈赓拖着那条伤腿，一瘸一拐地紧忙赶路 数天后到达郑州。当他住到一家旅馆后，突然遇到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一个同学 此人现为胡宗南部队的高级军官，一见面就认出了陈赓 劈头就问：“你是陈赓吗？”

陈赓的语言才能这时候发挥了作用 只见他从容地摇摇头 用上海话回答说：“阿拉弗姓陈。阿拉是从上海来格搭做生意格 依拉长官认错人哦！”因他十分沉着 上海话又不含糊 对方信以为真 深表遗憾地说：“可惜你是上海人 我有个朋友是湖南人 跟你长得一个样子。”

那人走后 陈赓松了一口气 赶紧搬离这家旅馆 乘火车前往

上海。1932年11月间陈赓拖着那条负伤的腿 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 终于找到了临时党中央。在党组织的安排下 陈赓去了一家医院治疗腿伤。经过精心治疗，陈赓的伤很快好了。

陈赓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喜欢到处走动。1933年3月 党决定派陈赓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就在要离开的前一天，他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 不巧正跟一个名叫‘阿连’的叛徒坐在一起。这个叛徒在电影院看到陈赓的时候 装作平常的样子 拉扯着跟他谈话。陈赓立即从电影院出来 想把叛徒甩掉 但由于腿伤刚愈 他怎么也甩不掉叛徒的跟踪 终于被捕。

陈赓被捕后 即被送到老闸巡捕房 与他先后关押在一起的还有廖承志等人。

由于从1928年至1931年陈赓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时候 经常跟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一些特务、包探打交道 这时敌人把他扭到巡捕房 那些巡捕一见 大惊失色。他们惊异地说：“怎么 你是陈赓 你不是王先生吗？”

在巡捕房的牢房里 陈赓遭到敌人的残酷鞭打。随后 敌人又用灭绝人性的电刑，逼他供出共产党人的名字和党的秘密。

陈赓痛苦难忍 就收买了几个看守去给他弄了些香烟 等再受刑的时候 他就把香烟嚼碎 这样多少可以起点麻醉的作用。不论敌人用什么样的酷刑，都不能从他口中挤出想得到的秘密。后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得知陈赓等人被捕的消息 就多方设法营救 并率领一些知名人士和记者几次到监狱去探望陈赓，以她的巨大影响制止反动派加害于陈赓。

敌人见来硬的不能压服陈赓，就来软的，企图瓦解他的意志。陈赓利用敌人对他管押放松的时机，向难友和看守大讲红军故事。陈赓善于辞令 他的故事常使听者动容 感叹不已 甚至连英国巡

捕头子兰普逊也听得津津有味，把这些故事当做趣闻。

叛徒顾顺章曾几次来劝陈赓悔过 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有些共产党人“得到了蒋委员长的宽恕”等等 还说蒋介石曾发来许多有关陈赓的电报，要他们给他“特殊待遇”。顾顺章说：“你还是过来吧 你过来了一定比我强！”顾顺章无耻的叛徒行径遭到陈赓的斥责 他指着顾顺章的鼻子骂道：“你是叛徒 我绝不会像你那样无耻！”把这个叛徒骂得无言以对。

1933年3月31日 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举行一次“审判”。当时和陈赓一起受审的还有廖承志等4人。在法庭上 陈赓等人大《唱国际歌》 当众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宣传中国共产党救国教民的主张 弄得敌人十分狼狈。

几天后，陈赓被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当陈赓等人被押上卡车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又是高呼革命口号。4月1日 陈赓被押解到南京。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善于逃走的人，在从上海动身的时候，敌人拿来一条铁索链子，把他同另一位革命者锁在一起 关入铁甲囚车 一路上看守森严。火车离开上海站以前 他们两人同声唱起了《国际歌》 到了南京仍是这样。他们悲壮的歌声，穿过火车的板壁，越过铁甲囚车的窗格，给了周围旅客莫大的鼓舞 引起押解他们的特务、狱卒一阵惊慌。

列车到达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故意拿着一封蒋介石的电报，亲自到火车站来“接”陈赓。这封蒋介石专门为了给陈赓看而发来的“电报”上写着 由于陈赓在广东和北伐期间的历史 要尽量给他“舒适”和“鼓励” 以便使他“悔过”并且加入国民党。

陈赓被押进南京夫子庙宪兵司令部后 果然享受到“优待” 让他住进最好的房间，饮食上也是非常精细。手铐脚镣都取掉了。最初一段时间里，许多已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高级军职的黄埔军

校同学不断来看望他、劝诱他，他只是报以轻蔑的目光。叛徒顾顺章给他送来许多“礼物”，被他踢翻在地。敌人的“糖弹攻势”枉费心机，没能从陈赓嘴里得到一点儿有用的东西。过了些日子，敌人收起伪善的面孔，又把他押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牢房里囚禁起来。

于是，坐镇在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决定亲自召见陈赓，诱逼陈赓自首。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因为陈赓救过他的命，所以他装出一副“报恩”的面孔，要亲自“感化”陈赓，以此来影响在红军中的黄埔毕业生。

一艘轮船载着陈赓溯江而上。这位受到“蒋委员长”特别关照的囚徒，确实难以对付，除了熟睡的时间外，他没有一刻安静。不论是在轮船上，还是在旅馆中，都大声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爱国家救人民的革命主张，每次都使围着听讲的群众异常激动，即使眼前只有几个看守，他也不停地宣讲他的经历和他的主义，好像他根本不是一名囚徒，而是一位启蒙先生、一位演说家。

船到九江以后，敌人把陈赓押上火车，直赴南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恰好把陈赓安顿在当年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内。陈赓在这里住了两天，蒋介石派他的秘书邓文仪带了很多“见面礼”到旅馆来开导陈赓，但毫无结果。

两天后，陈赓才被押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正住在南昌百花洲的“行营”里。他一见到陈赓，就故作姿态，说：“哎呀，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当时的陈赓，满脸胡须，衣服破烂不堪。见蒋介石之前，邓文仪拿来绸子衬衣、哗叽长衫，还有礼帽、鞋子，要陈赓刮胡子、洗澡、换衣服，遭到陈赓拒绝。邓文仪急了，对陈赓说：“你去见校长，穿

破烂衣服多没礼貌？陈赓当即驳斥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整成这个样子，这是讲的什么礼貌？弄得邓文仪毫无办法。”

面对蒋介石的故作姿态，陈赓讽刺地说：“谢谢你的照顾！”

蒋介石显得十分关切，连声道：“你是校长的好学生仔，你是校长的好学生仔，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冷冷地回答道：“我根本不需要你原谅。”

这一下搞得蒋介石非常尴尬，苦笑着摇摇头，说：“你中毒太深，周恩来总是跟我作对，现在又伙同朱德在江西同我捣乱，现在国家弄得这么糟，都是有人在捣乱……”

陈赓看了蒋介石一眼，说：“谁造成这种局面，中国人民心里都有数，发动内战的责任由谁来负，大家心里都清楚。”

蒋介石有些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是黄埔的老同志了。黄埔人都应当团结救国。”

坐在一旁的邓文仪凑上来说：“北洋军阀用保定军校的 3000 名毕业生，就统治中国 30 多年，黄埔军校的 1 万多名毕业生，一定能够统治中国 80 年！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的黄埔军官争取过来……”

陈赓轻蔑地一笑：“袁世凯小站练兵也培养了不少弟子，不就做了 83 天皇帝吗？黄埔学生看做什么，打内战，围剿红军，再多有什么用？”

蒋介石阻止邓文仪继续说话，道：“好了好了，你不要同他讲。”然后转向陈赓：“你不要这个态度，我和你父亲是同辈，在外面，我就是你的父亲，你要听我的话！”

不提此语则罢，一提此话，陈赓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父亲？我父亲两次入狱，到现在还生死不明，家产被你们讹诈一空，我母亲和弟弟流离失所……你还自称父亲？”

这番话使蒋介石大丢面子，气得脸又发青了，反反复复地指着陈赓说：“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你应该悔过，你应该悔过！……”正巧这时有个军官进来向蒋介石请示事务，蒋介石便对邓文仪说：“你好好劝劝他，他这样不行！”说完，离去了。

邓文仪是陈赓的同乡，俩人一块儿进黄埔军校，又一同留校，论私交应该是很深的。但两人投奔不同的阵营，此时已经难以再做到推心置腹了。邓文仪对陈赓说：“校长是不会杀你的。放了你，你回去告诉在红军里的黄埔同学，只要他们回来，校长也不会杀他们的。怎么样？”

陈赓冷冷地拒绝了昔日好友的劝导，说：“办不到，我不会出卖我们的党，也不会带着别人来投降的。”

邓文仪说道：“那只好委屈你了。”

陈赓又被押回了南京。

后来，陈赓从南京逃脱了，跑到了上海，找到了党组织，随后即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2. 陈赓本来就对封建习俗不满，赶巧碰上极不称心的婚事，这便成了他和家庭彻底决裂的导火线。就在父母给他张罗婚事时，他离家出走当兵去了。那年他只有 13 岁

1903 年 2 月 27 日，在湖南湘乡柳树铺村里，一户姓陈的人家诞生了一个儿子，起乳名叫“福哥”，他就是日后的传奇大将陈赓。

关于陈赓的家世，陈赓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祖父出身贫寒，甚至衣不能掩羞，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当

时。父亲袭祖业，乡间间微有声望，对革命具同情。我幼受祖父影响 时思弃读从戎……”

从这文中可以看出，幼年的陈赓，深受他祖父的影响。

陈赓的祖父名叫陈益怀、别号培芝，1846 年生于湘乡。自幼家境贫寒生活没有着落，只好到他的地主舅舅家里做长工、放牛种地，无活不做。他因自幼练功，力气过人，饭量也特别大。到舅舅家当长工后 白天下田劳动 晚上经常练武到深夜 因此饭量大增。舅舅本就嫌他吃得多 对他天天练功 十分不满 每次碰到 总是说些不咸不淡的风凉话 骂他“出息不大”。有天晚上 陈益怀又在练武 舅舅见了就骂他是“黄鼠狼变猫——变也不高”。陈益怀一气之下 从舅舅家出走。

湖南当时到处可见招募新兵的告示。陈益怀既有了一身武艺，便到近处的招募处报名参加了湘军。初入伍时他只是一名“伙头军”以后才转为作战的士兵 因为长年练功 益怀武艺高强 臂力过人 站在三张叠起的桌子上面 能用牙齿拎起 4 只叠在一起装满了水的木桶离地。他在军中用的大刀，有 80 斤重。他勇敢善战 屡建战功 得到上司的赏识 从行伍逐步提升，一直做到相当于后来新军师长的职务。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也逐渐感到与民为敌 于国无益 万民痛恨。又见朝廷无能 清军腐败 内忧外患加剧 他实在不想再干下去了。于是 辞官回到湘乡。

回乡后，陈益怀买了一座一般的居处安家。这所房子不像曾经显赫一时的武将官府，只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落，略事修缮后，陈益怀的家就安在这里了。他还买了 240 亩田 大都租种出去 自己留下了 30 亩 雇了两个长工耕种。

因他出身贫寒，所以总是不忘自己所吃过的苦，手里有了点钱，就想给乡里多做点好事。乡邻亲友当中，谁家没有钱了，只要

找上门来 总要尽量给予帮助。因为早先贫困 陈赓的祖父成家较晚 直到 30 岁在湘军当上哨长后 他才同家乡一位小他 10 岁的刘姓姑娘结婚，生下的第一个男孩就是陈赓的父亲陈绍纯。五年以后又生下他的叔父陈碧纯。不幸的是 叔父出生不久 祖母就病故了。

陈赓的父亲刚满 12 岁 祖父作主给他完了婚 并且叫他管理家事。过了几年 祖父又和一个当过兵的四川女子结婚 这个继祖母没生儿女 但对儿孙视若亲生 孩子们对她都很尊重、敬爱。她原是祖父军中一个骑士 性格豪爽 武功精良 骑马射箭都很在行，陈赓和父亲、弟弟 在家时都跟这位继祖母学过拳 练过武功。在练功的时候 她常拿根棍子 叫孩子们在棍子上翻筋斗 非常认真。

陈赓的父亲为人直爽 乐善好施。当大革命的浪潮袭来 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时，他由最初的怀疑转为同情。 1927 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时，曾与陈绍纯进行过长谈 陈绍纯对毛泽东说：“世道只有乱透了才能分出高低、分出好坏来。”这个朴素的思想对毛泽东启发很大 很多年以后 毛泽东还对人说陈绍纯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因陈赓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红军高级将领而受到牵连。在十年内战的严重白色恐怖期间 他接连两次被‘教子不严’、‘赤匪家属’的罪名抓捕入狱。伴随着反动派的政治迫害，这个家庭在经济上也逐渐破产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连仅存的几间破屋和几亩田地也卖尽了。

陈赓参加革命斗争的影响 国民党反动派没完没了迫害 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破产，促使陈绍纯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到了后期他已经不只是一般地同情革命了，而是积极地支持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经常不畏风险地保护地下组织，掩护地下党工